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泄賊情

且說眾人在開封府外上馬，離了風清門下關廂，忽見後面□二名馬快班頭與縣中要了馬趕奔前來，大家會在一處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這日到了徐州府的東關。蔣爺叫從人前去找店，就找下一座福興店。蔣爺叫馮淵、張、趙、邢家弟兄，帶領班頭，店中等候聽信。蔣爺與展南俠帶一名從人，拿著二人名片進城，到知府衙門投遞名片。不多一時，見層層正門大開，知府裡面迎接出來。展、蔣二位早就下馬，從人擲了擲身上的塵垢。知府看看臨近，見他是方翅烏紗，大紅圓領，粉底官靴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縷長髯，見展爺、蔣爺，深深一躬到地。蔣、展二位答禮相還。往裡一讓、至書房落座獻茶。知府說：「不知二位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蔣、展二位一齊答言道：「豈敢。」知府又說：「京都包老師相爺他老人家一向可好？」蔣、展二位答言：「一向甚好。」知府說：「二位到此，有何見諭？」蔣爺說：「大人屏退左右。」知府答言，教從人退出。蔣爺說：「這裡有一角公文，大人請看。」展爺獻將出來。知府把公文拆開，從頭至尾一看，就見他那烏紗翅顫顫亂抖。言說：「這樣賊人，大概不好捕捉，請問二位大人還是調兵，還是差捕快班頭去拿？」蔣爺說：「若要調兵，風聲太大。倘若風聲走露，賊人逃竄，豈不是畫虎類犬！若用班頭，又有多大本領。縱然見面，如何捉拿得住？事在兩難，我們慢慢計較。這裡有知曉潞安山道路的人沒有？」知府道：「有，敝衙中，有個官查總領姚正，他時常往山中辦差，向來道路純熟。」蔣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將他叫來。」知府叫外面從人說：「你們把姚正叫來，大人們問話。」不多一時，就見進來一人，頭戴六瓣壯士帽，青布箭袖，皮挺帶，薄底快靴，赤紅臉面，兩道立眉，一雙圓目，直鼻方口，花白鬍子，過來與知府見禮。知府說：「這是蔣、展二位大人，過去叩頭。」那人衝著蔣、展行禮說：「下役姚正，給二位大人叩頭。」蔣爺說：「起來，你是官查總領，這潞安山道路，你可熟識？」姚正答言：「山內道路下役一一盡知。」蔣爺問：「此山離城多遠，共有幾個山口，裡面有多大地面，後山有幾股道路可以出山？」姚正說：「回稟大人，出了徐州西門，離五里地，有個鎮店，叫榆錢鎮，出兩鎮口，緊對潞安山東山口，直進山口，就是一股道路。往上走就是琵琶峪，北邊有四個山灣，南邊有四個山灣，若走山灣，仍然還是這一個山口，不然為什麼叫琵琶峪，皆因它類似蠍子。這八個山環，就似蠍子腿形象，這個山口，就是蠍尾。後山無路，有一個大湖其名叫飄沿湖。」蔣爺問：「這尉遲良住在什麼地方？」姚正說：「他自己蓋的一片莊戶緊靠琵琶峪西邊，他那後院西牆下去就是飄沿湖。」蔣爺問：「尉遲良他是何等人物？」姚正說：「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，都稱叫他尉遲大官人。此人是個富戶財主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准知是官宦少爺？」姚正說：「不准知，他是新搬來的，要是在此處生長起來的，下役就准知道他的根底。這個人是異鄉搬到此處。」蔣爺說：「此人的原籍是什麼所在？」姚正說：「下役不大深知，有說南陽府的，又有說陳州的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就不差往來了。我實對你說，這是盜萬歲爺冠袍帶履之賊。我們奉相諭前來。所以將你叫到，問你道路，怕的是風聲走露。賊人知曉逃竄，故此辦事，總得嚴密方可。但不知如今尉遲良可在他家內沒有？煩勞你打聽打聽。若在家中，大家好去，千萬不可打草驚蛇。」姚正說：「此刻在家與不在家，下役亦不深知，前去探聽明白，再來回話。」蔣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到東關福興店找姓張、馮、趙、邢的幾個人，把他們帶到榆錢鎮暗暗找下一個公館，千萬告訴明白店東，別教他走露風聲。你想想看，住在那個店好，我們同著你們老爺隨後就去。」姚正翻眼一想說：「有一個三義店，店房寬闊，店東又是在我們衙門裡當差，就在他那裡甚好。」姚正撒身出去。

知府要與蔣、展二位擺酒。蔣爺一攔，說：「你這裡可有出色的能人沒有？」知府說：「我們這裡就是總鎮大人，此人是行伍出身，耳聞此人本領高強，技藝出眾，馬上步下，無一不精，再說要兵要將，非此人不可。」蔣爺問：「此人姓什麼？」知府說：「姓馮，叫馮振剛，外號人稱單鞭將。」蔣爺一聽說：「既然這樣，煩勞大人，將此人請來，大家一見。」知府復又把外邊人叫來，把自己名帖，請馮總鎮至衙，有商辦的公事。從人答應出去。知府與蔣四爺打聽些京都事情，又問些襄陽事情，歎惜了白五老爺一回。皆因是徐寬當初作祥符縣知縣，連顏查散代范仲淹打官司都是他手中之事，皆因辦此兩案有功，包公才保舉他作徐州知府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從人進來回話，總鎮大人已請到了，知府說：「請至書房，大家相見。」不多一時，由外面進來。總鎮心中還有些惱意，他焉知道刻下知府正陪著展、蔣二位說話，焉能迎接他去。總鎮到裡面，知府早就站起身來，深深一躬到地，說：「未曾遠迎兄台，望乞恕罪。這是京都來的二位大人，這位就是此處的馮總鎮。」總鎮與蔣、展二位各各見禮，通過姓名，大家落座。蔣、展二人一看總鎮大人，類若半截黑塔相仿，心中暗暗誇獎。總鎮說道：「不知二位大人駕到，有失迎候，望乞恕罪。不知二位大人有何吩咐？」蔣爺說：「所為潞安山中有一賊人，我們請大人商辦此事。」總鎮說：「此賊有什麼案件在身？」蔣爺說：「這裡一角公文，大人請看。」隨即將文書遞過去。總鎮打開一瞧，便問道：「二位大人要捉拿此寇，用多少兵將，小弟趕緊預備。」蔣爺說：「大人先調二百步隊，全要巧扮私行，暗藏兵器，上榆錢鎮，在三義店相近的所在伏下。還得跟著入山，堵住賊人門首，我們到裡面去拿。倘若賊人逃竄，步隊外面捉拿。如若捉拿不住，大人可要聽參。」總鎮連連點頭稱「是」。蔣爺說：「大人就去預備，我們在三義店公館專候。」總鎮也知道事關重大，隨即起身告辭，點兵去了。

再說蔣爺會同知府，乘上外面預備馬匹，隨帶本衙中馬快班頭，到店外下馬。店東出來迎接，口稱大人，方要行禮，教蔣爺把他攔住，使了個眼色，到店門裡頭，蔣爺說：「我們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罷？」回說：「小人們俱聽我們姚頭提過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可囑咐伙計，不許在外面吵嚷此事。要是機關洩露，把你拿到開封府，先拿狗頭鋼劍你。」店東說：「小人天膽也不敢。」蔣爺囑咐完了，走至裡面，早有張龍、趙虎、邢家弟兄、馮爺，連□二名馬快班頭迎接出來。蔣爺就叫五位校尉，與知府一見。彼此行禮已畢，大家到五間上房落座，店中伙計打臉水烹茶。趙虎告訴，姚正怎麼把他們大眾接到此處。蔣爺問：「他往哪裡去了？」趙虎說：「他打聽白菊花的下落去了。」知府吩咐店中預備早飯，大家飽餐一頓。少時外面進來一人，肩頭上扛著一個人。大眾看了，原來是姚正。見他把那人「撲」的一聲摔在蔣爺面前，屈單膝打千說：「下役交差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怎樣這般猛壯，這是什麼人？」

原來姚正把公館找好，把眾人帶來，自己直奔潞安山山口，就見前面樹下，一塊大青石頭上坐著一個人，一個酒瓶，放著幾個果子，自己拿著那個瓶子，嘴對嘴，正喝到得意之間。自言自語在那裡說鬼話哪，說：「活該！怪不得人家常說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今天早晨，連一文錢都沒有，可巧這般時候尉遲大叔打南陽回來，見著他就是活財神爺，磕了一個頭，就給了三兩白花銀。又一說，又給了有二百三錢，你說吃什麼。要不是遇見他呀！我今日這個罪過，可知道了。人歇工呀，掛兌！」說畢，哈哈狂笑。姚正過去一拍他的肩頭，說：「老三，一人不吃酒，二人不賭錢，怎麼一個人喝上了？」原來這個就是琵琶峪的地方，名叫王直，小名叫三兒。他回頭一看，說：「姚頭領來了。咱們白得來的酒，你先吹喇叭。」姚正問：「你這裡哪有喇叭？」王直說：「你全然不懂，嘴對嘴喝酒，就叫吹喇叭。」姚正一想，在這裡問他，拿不定說不說，要帶他去回話，他若不走哪，他一喊，琵琶峪的人出來，我帶不了！有咧，我把他帶的遠遠的，我扛起來就跑。又叫：「老三，你這裡來，咱們說句話，咬個耳朵。」王直站起來，走了幾步，說：「你說罷。」姚正說：「你再走幾步。」又走了不遠，姚正說：「你再走幾步，我與你咬個耳朵。」一連說了好幾次，就到了潞安山口外頭。王三說：「你到底什麼事情？」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墊，上頭一靠，「撲咯」一聲，就把王直靠了一個筋斗，把他腰帶解下來把二臂一捆。王直說：「捆上來咬耳朵？」姚正並不答言，扛起來就走，直到公館，進子店門問伙計：「大人們在哪裡？」回答：「現在上房。」扛著奔上房，啟簾進來。見蔣爺，姚正說：「回稟大人，這就是琵琶峪的地方，山中之事，他一一盡知。」蔣爺叫人將他扶起來，將他帶子解了，跪在面前。蔣爺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王直這一嚇，把膽子都嚇壞了。蔣爺連問他兩聲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王直才說：「我叫王直。我是琵琶峪的地方，你老是甚人？」蔣爺說：「你也不用問我，你瞧，那邊是你們知府大人，我是替你們大人問你，琵琶峪的尉遲良，你可認得？」王直說：「認得。那是我大叔，待我好著的呢！今天

打南陽府回來，給我三兩銀子，二三百錢，時常周濟我。剛才我們頭兒瞧著我喝酒，還是他老人家給我的錢，你老認得他？」蔣爺說：「我不認得他，皆因他偷萬歲的東西，我是來拿他。他給你錢就很好。」王直一聞此言，打腦門裡冒出一股涼氣，連聲道：「我可不認得他，酒是我自己打的。」蔣爺說：「先不提那個，這賊准在家裡沒有？」地方說：「他在家裡，也許又走了，我去瞧瞧去。要在家裡，我回頭來送信。」說著，站起回頭就走。蔣爺說：「站住罷，你去送信，報答他三兩銀子好處。」叫差役：「把他看起來，可別放他出去，這裡有一根帶子，把他繫上。」蔣爺又把邢家弟兄叫過來，說：「你們二位，先到山中探探虛實。」二人一怔，齊說道：「我們先就說過，我們二人本事，比他差得多，他又有一口寶劍，他又比我們聰明，倘若叫他識破機關，我們是准死無疑。我們死倒不要緊，怕誤了大人的大事。」蔣爺說：「不妨，二位附耳上來。」要問蔣爺說的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